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的发散思维

刘勇强

【摘要】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存在不少借题发挥、游离于文本之外的话语，这些话语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体验性评点将生活经历融入小说情境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互文性评点通过相关文本的比附，为意义延展提供宽广语境；寓言性评点将文体特点转化为阅读习惯；游戏性评点则带来“一笑”了之的阅读快感。这些评点体现了一种发散思维，反映了古代小说文体的开放性及读者的自由审美旨趣，从不同维度拓展了小说的阅读空间。以上各类评点既随机而发，又浑然一体，既相映成趣，又相互生发，并与更具针对性、本体性的内涵式评点共同营造开合自如的阅读语境。因此，古代小说评点中的发散思维不但具有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理论价值，而且对阅读史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小说评点 体验 互文 寓言 游戏

【作者简介】刘勇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 - 1125 (2025) 01 - 0053 - 20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理论批评形式，小说叙事的复杂性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使这一批评形式的理论意义在小说评点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过程中，叙评兼备的文本样态逐渐形成，评点也成为小说作品中最重要副文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小说评点以“读法”为中心，着力揭示小说情节、人物描写、语言表现、结构章法等艺术特点，始终与作品的叙事和描写密切相关。然而，作为一种助读、伴读式的鉴赏性评论，评点又往往因评点者主体性的彰显而具有自由的审美品格，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观念属性。在研究中，我们会更关注评点对小说思想艺术的正面评论与分析。不过，只要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小说评点中也存在

不少借题发挥、游离于文本之外的内容。它们虽不是对小说情节、人物的直接评论，但也从新的维度拓展了小说的阅读空间，对小说意义的阐释亦具有召唤与生发的作用。从重要性上看，此类评点虽非主体内容，甚至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题外话”，但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独有的发散思维，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开放性及读者审美旨趣的差异性。因此，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不但具有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理论价值，而且对阅读史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一、体验性：将生活经历融入小说情境从而激发阅读想象

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评点者有时并未以批评家的身份自居，也不总是秉持权威立场或坚守某种道德观念，而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提及自己的某种经历，与小说中的特定情境相呼应。评点者运用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话语，激发更广大读者群体的阅读想象。

事实上，古代白话小说在叙述过程中有时会刻意强化读者的代入感，如《拍案惊奇》卷1《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有这样一段叙述：

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十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时长，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①在这里，小说家（叙述者）巧妙地采用议论的形式，将“自己”即“看官”可能有的想法置入叙述之中，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使其兴致勃勃地投身字里行间，产生与人物同步的感觉。

这种代入感的唤起也时常出现在评点之中，如在崇祯本《金瓶梅》中有不少评点认为《金瓶梅》“写情处，读者魂飞，况身亲之者乎”。^②第11回叙潘金莲将手中花撮成瓣儿洒了西门庆一身，崇祯本即有眉批道：“金莲撒娇弄痴，事事俱堪入画。每阅一过，辄令人销魂半晌。”^③这种评点态度不仅彰显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凸显了评点者在阅读过程中投入的强烈情感。不仅如此，崇祯本的评点有时还表现出对小说描写（包括那些格调不高的描写）的浓厚兴趣和赞许，这显然与该书所持的道德立场相悖。例如，

① 凌濛初编著，尚乾、文古校点：《拍案惊奇》，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4页。

②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页。

③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4页。

崇祯本第 27 回屡有批语，啧啧称赏，盛赞所谓“异想”“好摹写”“金莲之丽情娇致，愈出愈奇，真可谓一种风流千种态，使人玩之不能释手，掩卷不能去心”，^①这完全是一种沉浸式的认同体验。对第 54 回的类似描写，崇祯本评点也反复赞叹“千古韵事”“妙在此”。^②在这些地方，崇祯本的评点者经常流露出与书中低俗人物在情绪和观念上的同情合拍，如第 79 回西门庆接到王六儿送来的东西，崇祯本评点道：“虽明知其为送死之具，使我当之，亦不得不爱。”^③第 98 回叙爱姐勾引陈敬济，崇祯本又评点道：“读者心痒，况当局欤？”^④这未尝不是评点者通过体验性评论，以正话反说的方式点醒读者。有不少评点确切地反映出与正统观念明显相悖的道德意识，如屡屡称赞潘金莲为“妙人”，而对像武松式的“正人君子”则冷嘲热讽。对武松不为潘金莲所惑，崇祯本甚至批道“道学先生此时何不去了”；又说武松对潘金莲的态度“倒好做作”“扫兴”“好卤莽”“粗极”，而当武松声明“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崇祯本评点甚至认为：“如此人，世上却无，吾正怪其不近人情。”^⑤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崇祯本的评点与小说的基调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疏离与矛盾。这可能引致一部分读者产生与评点者同样的感受，而这恰恰是评点者有意解除思想束缚、倾心于阅读体验的结果。

当然，体验性评点无所不在，其性质也不尽相同，并不必然都会被小说文本牵着走。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第 31 回，因作品叙“当晚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说一年有余的事”，便下了一条夹批道：“我于世间无所爱，正独爱此一句耳。我二三同学人，亦同此癖也，武松之人玄中，宜哉。”^⑥这就是用自己相似而不相关的生活体验，影响读者对人物言行的感受。

在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中，我们则不时看到其将生活经历融入小说情境的评点。例如，第 8 回叙众人夸宝玉的字写得好，甲戌本有眉批说：

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泣

①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79 页。

②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726 ~ 727 页。

③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174 页。

④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430 页。

⑤ 参见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2 页。

⑥ 参见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596 页。

下，余亦为之败兴。^①

第17回叙宝玉“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庚辰本有一条侧批说：

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一发笑。^②

第24回庚辰本又有一条眉批说：

读阅醉金刚一回，务吃刘铉丹家山楂丸一付，一笑。余三十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是心事也。^③

第25回叙马道婆对贾母说了一通促狭鬼跟着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的道理，甲戌本有侧批说：

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语，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④

第63回叙丫头们骂：“短命鬼儿，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顽；不知道的人……谁不背地里嚼舌说咱们这边乱帐。”庚辰本有夹批说：

妙极之顽，天下有是之顽亦有趣甚。此语余亦亲闻者，非偏有也。^⑤

这些批语经常被用来说明脂砚斋与曹雪芹之间的关系，以及《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和成书过程。从批语的内容看，有三个共同点值得注意。第一，它虽然表明《红楼梦》的内容与评论者个人的亲身经历有关，但是又限于特定的人和事。所谓“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云云，实则启发读者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进行更广泛的联系与对接。第二，上述评点并非自言自语，亦非评点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对话，“供诸大众同一发笑”云云，显示了将相关认识传递给更广泛读者群体的意图。第三，从体验性出发，揭示《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与小说史地位，正如第77回即有评点说“况此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捏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臼相对”。^⑥这些都表现了此类评点具备不限于成书过程考察的文学批评价值，可激发读者对身边人物及相似经历的联想，进而体会相关描写的现实意义。

①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②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③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

④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

⑤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⑥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515页。

体验性的评点既可以是基于经历或事实的，也可以是情感方面的推断，如《红楼梦》第7回叙焦大骂“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张新之有一条评点说：

自“神游”至此回，作者已写得头闷气结，满纸迷漫黑雾，故打这一个焦雷，自己讨些痛快。我不知他是苦是乐，要说他苦便极苦，要说他乐便极乐。^①

这一评点从相关情节的审美体验出发，对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推测。既然是推测，就未必合乎实情。不过，这一类型的评点亦有助于读者从创作主体的视角，领会特定描写的艺术效果与叙事节奏。

董恂在评点《儿女英雄传》时也经常有体验性评点，反映了知识人特有的文化感，如第34回叙舅太太问安老爷“月食”的缘故，张太太提及“天狗”吃月的民俗信仰，安老爷则大讲日月运行的“科学知识”，否定“天狗”之说，意犹未尽，还要讲分至、岁差、积闰的道理。舅太太想不到一句问话“招了姑老爷这许多考据”，便道：“我不听那些了。我只问姑老爷一件事：咱们这供月儿，那月光马儿旁边儿，怎么供一对鸡冠子花儿，又供两枝子藕哇？”而“安老爷竟不曾考据到此，一时答不出来”。对这一段民俗信仰与“科学知识”的有趣碰撞，董恂评点道：“教读村间，每防东人下问，此等考据，苦不可言。不料安老亦逢此厄。”^②在这里，作者、人物、评点者有相似的体验，故能对因无法沟通导致的知识困窘产生共鸣。

相较而言，历史小说的题材、人物与大众的距离稍远一些。即便如此，在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仍不时将现实生活的体验融入其间，使读者产生共鸣。例如，第5回叙袁术对主动请缨斩杀了华雄的关羽和大叫活拿董卓的张飞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对此，毛宗岗特加一评点道：“袁术俗物，翼德何不以老拳断送之？世间此等俗物极多，一一该以老拳断送之也。”^③此评点不仅针对袁术的目中无人，而且扩及世间的一切同类者。

第107回叙曹爽意不能决，嗟叹寻思，“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李渔评点道：“摹写狐疑不决之意如此，岂是成事者为之乎？”如果说此评点还只是对曹爽行事的讥讽，与小说描写相关，那么毛宗岗的评点则

① 参见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② 参见文康著，董恂评，尔弓校释：《儿女英雄传》下册，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799页。
③ 参见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走得更远。他写道：“今之文思迟钝者，竟日不成一字，毋乃与曹爽同乎？”^①这一评点的重心已由批评曹爽的犹疑情态转向讥讽一般意义上的文思迟钝，而后者则是读书作文者都可能有的体验。当然，文思迟钝者的情态，反过来也能令人想到曹爽的情态。

综上所述，体验性评点在小说评点中较为普遍，但不同文本的风格也因产生时间、小说类型等方面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早期如崇祯本《金瓶梅》的评点，相对简单，缺乏明确的道德立场，意在从大众的角度突出小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脂批以其对切实的亲身经历的关注，使读者感受到《红楼梦》取材和描写的真实性，进而将之上升至与《红楼梦》艺术特点相关联的层面；而《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批评本在历史小说的体验性评点方面亦有所提升，它不仅强调普遍性的情感与认知，而且将历史小说对历史规律、生活哲理的表现落到实处。无论如何，体验性评点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读者与小说人物、情景之间的距离感，使读者得以将心比心、入情入理地感受小说描写的深邃内涵与情蕴。

二、互文性：相关文本的比附为意义的延展提供了宽广的语境

评点者对小说情境体验性感受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除了来自生活经历，还来自文本阅读。例如，对《红楼梦》有关大观园和元妃省亲的描写，脂砚斋在评点中强调的是“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甚至有“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②这种极为感性的评点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一般读者及评论者未必拥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小说情境的沟通渠道被阻断或封闭。相反，他们可能通过另一种途径，即唤起对相关或相似文本的记忆来激发感性认知。例如，第16回叙赵嬷嬷提及江南甄家接驾4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清人有评点道：“读古《海山》、《开河》诸记，如或见之。”^③描写隋炀帝的小说《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等，都极力铺陈其奢靡无度的生活。这一评点巧妙地引导读者结合这些作品，想象接驾的靡费。第18

①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1页。

② 参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2页。

③ 参见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第1册，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第468页。

回在描写大观园的华丽景象时，陈其泰亦有评点指出：“隋宫故事，毋乃太奢。”^① 此处的“隋宫故事”，大抵来自上述诸记中的夸张描写。这就是一种互文性的评点手法，即通过唤起读者对相关或相似文本的记忆激发类似的联想。

互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互文指有直接关联的文本，其中既有同题材的先后衍生文本，也有后来的作者有意提示的相似文本。然而，从发散思维的角度看，评点者有时还会提及一些既与后续文本没有题材关联，又与作者的创作缺乏直接联系的其他文本。这些被提及的文本可以成为文本理解的参照或背景，其作用在于延展意义的语境，揭示共同的文学传统。这种文学传统有可能对基于情节的意义进行阐发，将之提升至更具普遍性的文化层面。

《水浒传》叙李逵在初识宋江时，以“这黑汉子是谁”相问，戴宗说他太粗鲁，告诉他“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对此，金圣叹评点道：“暗用苏东坡教坏司马君实仆事。”^② 后来李逵在向张顺介绍宋江时，仍说“这哥哥便是黑宋江”。金圣叹评点道：“司马君实仆，苏东坡教得坏；李逵，戴宗教不坏。看他依旧直言叫唤也。”^③ 所谓“苏东坡教坏司马君实仆事”，流传甚广，散见于群书，如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据《东山谈苑》等书载：

司马温公有一仆，每呼君实“秀才”。苏子瞻教之称君实“相公”。公闻，讯之，曰：“苏学士教我。”公叹曰：“我有一仆，被苏子瞻教坏了。”^④

戴宗教李逵与苏轼教司马光仆，虽事相类，但实则无关。金圣叹连类及之，此举有助于读者在比较中理解李逵不易改变的豪爽性格。

在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中，这种广义的互文性评点手法更为常见。例如，第23回叙：“董承手提宝剑，徒步直入，见操设宴后堂，大叫：‘操贼休走！’一剑剁去，随手而倒。霎时觉来，乃南柯一梦。”毛宗岗在此回有一条总批曰：

董承元宵一梦，何其快心！奈此梦不应，可为惋惜……尝读《昙花

① 陈其泰评，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页。

③ 参见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9页。

④ 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5页。

记》，见宾王坐勘曹操，拷之、问之、打之、骂之。或曰：此后人欲泄其愤，无聊之极思耳。予曰：不然，理应如是，不可谓之戏也。古来缺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补之者：一曰邓伯道父子团圆，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兴楚国，一曰燕太子克复秦仇，一曰王明妃再入汉关，一曰侯夫人生逢炀帝，一曰岳武穆寸斩秦桧，一曰南霁云立灭贺兰。斯皆以天数俯从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数。然则董承剑起，曹操头落，忠魂所结，竟当作如是观。^①

《昙花记》是明代文人屠隆所著传奇，叙述木清泰遍游地狱和天堂的故事。在第32出中，描绘了对曹操的审判场景，这种审判当然是一种幻想，所谓“虽无中生有，一时游戏之言，而按之直道之公，有心人未有不拊掌呼快者”。^②毛宗岗借其对《昙花记》的阅读体验，列举历史上的种种不平与遗憾，从更为深远的社会心理层面增进了读者对“董承梦斩曹操”这一情节的理解。

在大量具体评点中，毛宗岗也常常提及各类文学作品。此举激发了读者的想象，拓宽了对文本的理解空间。在他提及的诸多文本中，不乏出自儒家经典者，如第15回张飞欲拔剑自刎，刘备抱住他并夺剑掷地，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及同生同死的誓言相劝。毛宗岗评点道：

《卫风》（按：应作《邶风》）云：“绿兮衣兮，绿衣黄里。”从来衣服比妻子。

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胞且然，何况异姓？观玄德数语，胜读《棠棣》一篇。^③

这两条评点均以《诗经》为参照，力图揭示在《三国演义》中蕴含的文化传统。

此外，毛宗岗还曾提及一些诗文名篇，同样是为了唤起读者的阅读经验，深化其对《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的体认。例如，第31回叙曹操追击袁绍，袁绍军马夜宿荒山，于帐中听闻远处有哭声，毛宗岗评点道：

军中闻夜哭，抵得唐人《塞上行》数篇。

① 参见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281页。

② 梁廷柟：《曲话》卷3，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页。

③ 参见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174页。

李华《吊古战场文》是闻鬼哭，袁绍此夜是闻人哭。^①

第38回叙刘备三顾茅庐，见诸葛亮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遂拱立阶下，毛宗岗评点道：

《西厢》之位立闲阶，是未见其人而候之；玄德之位立闲阶，是既见其人而候之。^②

第48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毛宗岗又有总评道：

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横槊之歌多引《风》、《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赋》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即所谓“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其曰“哀吾生之须臾”，即所谓“譬若朝露，去日无多”也；其曰“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即所谓“皎皎如月，何时可辍”也。取古人之文以为我文，亦视其用之何如耳。苟其善用，岂必如今人之杜撰哉！^③

在上述评点中，毛宗岗提到了《塞上行》《吊古战场文》等诗文名篇。尽管这些名篇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内容主旨与《三国演义》的一些具体情节有可以相互参照的共通之处。这样的评论，对未必熟悉上述作品的读者即便是无效的，也能引发他们对《三国演义》背后文学传统的敬仰之情；而对具备相当文学素养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评点则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将《三国演义》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使读者能够深入体会其丰厚底蕴。

这种互文性评点在其他小说的评点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如《女仙外史》第80回末有“芥园”评点说：

读《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慈。余谓读此回书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仁，必不义，必无恻隐之心。^④

《出师表》等是古文名篇，对能够阅读《女仙外史》的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芥园”的评点手法通过唤醒读者对其他文本的阅读体会，深化了他们对小说文化品格的认知，提升了这部小说在他们心目中的艺术水准。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经典文本本身，还是后人对文本的阐释，都不是

①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页。

②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页。

③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9页。

④ 吕熊著，杨钟贤校点：《女仙外史》下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页。

简单的、唯一的。例如,《三国演义》第23回叙曹操欲令祢衡充鼓吏,而祢衡不推辞,应声而去。毛宗岗评点道:

玩世不恭,有诗人《简兮》之风。^①

毛宗岗之所以如此评点,是因为在《简兮》一诗中的“简”字,一说即鼓声之义,而朱熹对此诗亦有“简易不恭之意”的注解,这些都与祢衡“狂鼓吏”的身份相呼应。同样,但明伦在评点《聊斋志异》的《狐梦》最后一句“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时,除了《硕人》,也提到了《简兮》:

笔墨有光而仅得之狐,以揶揄语为自誉,其《简兮》《硕人》之意欤?^②

但明伦的这一说法可能与这两篇作品都写了美人有关。在《简兮》中有“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之句,《硕人》更被赞为“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③用它们类比《狐梦》所写毕怡庵对狐女的向往,不亦宜乎?

《红楼梦》第120回叙贾政回家,船行至毗陵驿,见宝玉前来拜别,即随一僧一道而去,在“贾政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处,张新之有评点道:“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梦非梦,有《后赤壁》煞尾之妙。”^④

苏轼《后赤壁赋》描摹的也是船上的情景,其“煞尾”处写的是: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⑤

《红楼梦》中的父子话别自有其前因后果,其中的思想观念与《后赤壁赋》不可混为一谈。不过,仅就梦幻之感而言,二者实有相似的艺术氛围与旨趣。如果联系《红楼梦》第8回惊鸿一瞥的贾政书房“梦坡斋”,这样的互文提示就也算得上有凭有据,既与人物的身份相契合,又使《红楼梦》的审美意象更加饱满深邃。

总之,互文性评点可以在不同文体文本的纵横类比中,以触类旁通的方

①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② 参见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1页。

③ 参见姚际恒撰,邵杰点校:《诗经通论》,语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5、76页。

④ 参见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1页。

⑤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页。

式引导阅读朝不同方向延展，从而展示出接受场域的多样性。考虑到中国古代小说“文备众体”的特点与实际描写的包罗万象，即便是宽泛的互文性揭示，也绝非画蛇添足。

三、寓言性：作为一种阅读习惯

寓言，特别是寓言的意蕴，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风格。在小说情节中赋予某种寓意，并在阅读与阐释过程中揭示这种寓意，构成了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意义两极。然而，小说家通常不会明确指出这种寓意，这就使小说的阅读与阐释得以进入一个广阔的意义场域。古代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惯用“春秋笔法”、“皮里阳秋”与谐隐讽喻等手法，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深隐空间。习惯于从寓言视角进行阅读与阐释的读者，还能在小说的局部细节或字面中发掘作者若隐若现的寓意。而情节、人物的客观性和符号化特征，则可能使寓意被进一步分解、落实，成为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隐喻。

因此，寓言化对古代小说而言，既是一种文体特点，也是一种表现方式，还是一种阅读习惯。作为自诩高明的读者，评点者总是尽可能地将其他读者引向广阔的、深邃的意义丛林。也就是说，当寓言化被解读为一种阅读习惯时，其阐释空间就不再局限于对具体情节和人物的理解，而是延展到对更具普遍意义的现实与人生的阐释。例如，《水浒传》第28回叙武松醉打蒋门神，容与堂本有评点说：“武松固难得，而施恩尤不易得。盖有伯乐自有千里马也。故曰：尝鉴有时有，英雄无日无。”^①第35回又有总评引“李和尚（贽）语”说：“凡是有用人，老天毕竟要多方磨难他。只如宋公明，不过一盗魁耳，你看他经了多少磨难。此揭阳岭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饱食暖衣、平风静浪的骄子弟，真是槛羊圈豕。”^②在这两条评语中，作者均将小说情节的意义引申到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层面。

在《金瓶梅》的评点中，也常见到此类挖掘与阐发。例如，第54回叙应伯爵自觉失言，崇祯本有一条眉评说：“谚云：言多语失。任伯爵乖人巧嘴，亦要说差，况不如伯爵者乎？此作者微意。若执伯爵必不如此，便失之矣。”^③此评点并不单纯针对应伯爵的性格与小说情境，反而将焦点引到了

①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1页。

②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2页。

③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25页。

“言多语失”这个一般性的社会经验总结上。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为了提升其思想价值，更是不遗余力地指出其所谓的“寓意”。在《〈金瓶梅〉寓意说》开篇，他就从小说的寓言特点出发，分析这部小说寓言化的整体特点并强调：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①

基于这一看法，在具体评点中，他不断地揭示书中的寓意，“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词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②其中，第70回的回前总批尤为突出：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

又入何太监、何永寿，见何者不可苟延岁月，而必以财色速之也。夏延龄、何永寿，又特为西门下针砭也。夏延龄，实始终金莲者也。……此处于瓶儿新死，即写夏大人之去，言金莲之不久也。用笔如此，早瞒过千古看官。我今日观之，乃知是一部《群芳谱》之寓言耳。^③

《金瓶梅》对奸臣的描写反映了其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不可谓无见。然而，由何永寿、夏延龄两位提刑官引申出对西门庆、潘金莲的认知，则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应该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一再强调其寓意，怀有力辩此书非“淫书”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有些观点也颇具启发性。从小说评点的角度看，张竹坡的贡献有三：为《金瓶梅》翻案，此其一；进一步提高了古代小说文体与理论的自觉，此其二；强化了用寓意解读小说的思路与方法，此其三。其中，第三点贡献最易偏离正轨，后来《西游记》的佛道二教阐释和“红学”研究中的索隐倾向，皆与此寓言性评点一脉相承。

寓言性评点对揭示古代小说的思想意义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一旦寓言性认知成为阅读习惯，就难免导致基于某种意义认定的强势阐释，进而背离小说的艺术特点。例如，别号“太平闲人”的张新之在《〈石头记〉读法》中说：

书中大致凡歇落处，每用吃饭，人或以为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宝

①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83页。

②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89页。

③ 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77页。

玉乃演人心，《大学》正心必先诚意。意，脾土也。吃饭，实脾土也：实脾土，诚意也。问世人解得吃饭否？^①

由于他刻意强调《红楼梦》“里头隐藏一部后天《周易》”，故而在第6回评点刘姥姥一进贾府时，又有“河出《图》，圣瑞也。故引进之人曰周瑞，乃《周易》之来源。以阴从阳，故为陪房”，“老老从后门来，正阴进之方，而循环生机，实寓于此”等语，^②虽言之凿凿，但置世情俗理于不顾，其实都是牵强附会之论。这些评点已背离了小说文体的特点，并无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寓言性评点，不可对之简单评判正误。同样是评论刘姥姥一进贾府，在叙及刘姥姥说“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时，蒙古王府本字词略有残缺但意义可推想的侧批道：

英雄失足，千古同慨，哭煞天下一切……

刘姥姥说：“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亲近他。”蒙古王府本又有侧批道：

天下事无有不可为者。总因打不破，若打破时何事不能？请看刘姥姥一篇议论，便应解得些个才是。^③

周瑞家的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蒙古王府本有批语既分析了刘姥姥有求于人的可怜心理，又说：

大英雄亦有若此者，所谓欲图大事，不拘小节。^④

这三条评点都将《红楼梦》对刘姥姥的描写，提升到更抽象的层面进行阐释。这些阐释虽无关刘姥姥言行，但为文本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蕴。

类似的脂批在《红楼梦》中还有多处。例如，第1回叙一僧一道看见甄士隐怀抱英莲，那僧人便大哭起来，向士隐叹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甲戌本在此处有眉批曰：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①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② 参见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③ 参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④ 参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①

这番话既深刻揭示了英莲这一形象的不幸，又超越了具体分析范畴，所谓“托言寓意之旨”，指的正是评点者引导读者打开视野、拓展思维的努力。在这样的评点引导下，小说已不再局限于文本描写的固有意义，而成为激发读者无限思考的出发点。

小说的寓言化与寓言性评论，实为一类非常复杂的小说文体现象与批评实践。本文无意梳理其源流、考辨其得失，而是力图阐明以下要义：寓言性评点启示我们，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的主题意蕴和具体描写的深意，虽都与其核心要义相关，但不是文本思想的边界，更不应成为限制阅读可能性的桎梏；然而，若罔顾小说文体的艺术特点，侈谈意蕴，则又恐失之虚妄。

四、游戏性：“一笑”了之的阅读快感释放

古代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文为戏”。这种创作方式有时只不过表现为插科打诨的零散片段，有时却体现了贯穿全书的基本立意与整体构思。古代小说文体的游戏性特点为读者提供了自由欣赏的空间，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具有游戏性质的评点。评点者漫加批语，随性发挥，这些看似戏谑的评论并非无用之语，它们既能与小说中的情景、人物描写相通，又能引导阅读回归小说文体的娱乐本质。

在古代小说中，《西游记》是将游戏性发挥到极致的典范，其评点中的游戏笔墨时常可见。按照《西游记》的设定与描写，唐僧的取经之路必须一步步地走，孙悟空本领再大，也不能携其飞到西天。第22回孙悟空对猪八戒说：“遣泰山轻如芥子，携凡夫难脱红尘……但只是师父要穷历异邦，不能够超脱苦海，所以寸步难行也。我和你只做得个拥护，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②至第99回，只剩最后一难了，沙僧说，“你我都作起摄法，把师父驾过去也”，孙悟空仍说：“驾不去！驾不去！”小说进一步补充说明道：“你看他怎么就说个驾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说破飞升之奥妙，师徒们就一千个河也过去了；只因心里明白，知道唐僧九

① 参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② 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页。

九之数未完，还该有一难，故稽留于此。”^①

虽然小说家对叙事逻辑做了上述交代，但是《西游记》的读者仍不免产生飞奔西行的念头。例如，第59回灵吉介绍芭蕉扇称：“假若扇着人，要飘八万四千里，方息阴风。”对此，《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有一夹批道：“安得借此扇，将唐僧向西一扇乎？”^②这就是游戏性的评点，评点者的调笑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又如，《西游记》第31回写奎木狼下界，玉帝问：“多少时不在天了？”天师道：“四卯不到。三日点卯一次，今已十三日了。”《西游记（新校注本）》此回有总评曰：

可笑奎木狼，不到天上点卯，反在公主处点卯。或戏曰：“世上有那一个不在老婆处点卯的？”为之喷饭满案。^③

这也是一个凑趣逗乐的评点，既突出了妖怪的荒唐，也让读者在阅读时保持轻松开放的心态。

这种游戏性评点有一个常用的后缀，即在评点后加“一笑”二字，以显示评点的戏谑性质。^④例如，《西游记》第17回叙熊黑怪窃袈裟事，李卓吾评点本有一总批曰：

只为一领袈裟，生出多少事来。古宿云：“着了袈裟事更多。”谅哉！熊黑偷了袈裟作“佛衣大会”，这叫做亲传衣钵，该与孙行者是同衣了。一笑，一笑！^⑤

这一评点虽没有完全“出戏”，“着了袈裟事更多”体现了对本回情节的合理想象及寓意，但“与孙行者是同衣”云云实属调笑语，同样丰富了阅读感受。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也常作“一笑”之评，如第62回潘道士说“贫道奉行皇天至道，对天盟誓，不敢贪受世财，取罪不便”，一再推让，只令小童收了布匹，用来制作道袍，就作辞而行。张竹坡有一条夹批曰：

吴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收布，所云布施，即无不收乎！

① 参见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2页。

② 参见黄永年、黄寿成点校：《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5页。

③ 吴承恩著，朱彤、周中明校注，吴小如审订：《西游记（新校注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页。

④ 在小说评点中，与“一笑”之评相对的还有加“一叹”“叹叹”后缀之评，情味正与“一笑”之评相反，当另作他论。

⑤ 吴承恩著，朱彤、周中明校注，吴小如审订：《西游记（新校注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一笑。^①

此“一笑”批，因潘道士收布匹引出“布施”，虽是涉笔成趣的诙谐，但又呼应了相关情节，可以说是游而不离的评点。

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时，同样常作“一笑”之评，既表明评点者与创作者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也显示出一种轻松的阅读心态。尽管其评点的理论内涵未达深刻丰富之境，但在笑谈之间，亦不乏对人物性格及心理的洞察。例如，第28回即有三处“一笑”评，如宝玉对凤姐说：“老太太叫我呢。”甲戌本有评点曰：“非也，林妹妹叫我。一笑。”^②这自然不符合实情，却在戏谑中揭示了宝玉对黛玉的念兹在兹。因此，将此类评点简单视为油腔滑调，确实有失公允。^③若将之视为古代小说评点的惯例之一，则更见值得玩味之处。

黄小田在评点《儒林外史》时，也有不少“一笑”之评。例如，第1回叙王冕不愿去见知县，说：“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表明了自己效法先贤的道德追求。翟买办认为王冕不识抬举，威胁道：“票子传著倒要去，帖子请著倒不去。”后来秦老爹做了晚饭给翟买办吃，又暗地里叫王冕向母亲要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他做差钱，才算了结了此事，黄小田在此处评点道：“不知段干木当日曾如此否？一笑。”^④这一笑，既是对翟买办的讥讽，也表明了王冕的无奈。类似的还有：

第13回叙两个公差见权勿用出了娄府，“就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黄小田评道：“来时便被街道厅一链子锁了，去时亦然，不意贯索犯了少微。一笑。”^⑤

如此等等，加上齐省堂本、天目山樵的评点，在《儒林外史》中的这种“一笑”之评多达10余处，正与此书辛辣的讽刺、诙谐的风格相映成趣。

古代小说的游戏性评点不只是“一笑”之评。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同样有这种“一笑”之评，如第38回写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一直高卧不醒，张飞不耐烦道：“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毛氏评点道：

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先生，是班门弄斧矣。

① 参见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51页。

②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③ 参见张志：《略论脂批中的“一笑”取乐批》，《成都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第52页。

④ 参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⑤ 参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一笑。^①

这虽是戏谑之词，却也兼顾了人物的特点。

除了“一笑”之评，在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评点另具文字游戏的特性，如第52回总评：

读子龙之事，戏成数联云：“太守华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负却卓王孙；佳人翠袖捧金钟，又怜美玉环，不遇韦节度。”“李靖无心，枉了善识人的红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击，打断了驾鹤仙桥；美酒三杯，撮不合行云巫峡。”“虽非认义哥哥，也仿着云长秉烛；不学多情叔叔，羞杀他曹植思甄。”此数联俱堪绝倒。^②

第54回总评：

“烧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爷作梗；依了老丈母的势，便堪女婿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婿，禅堂倩作蓝桥；新人房里接将军，锦帐又成赤壁。”“回廊下执斧健儿，须不是伐柯之斧；绣帏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吴夫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怀好意的哥哥，孙仲谋险作孙飞虎。”此数联俱绝倒。^③

第55回总评：

“老新郎学作妇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妇偏饶男子气，壮矣贤妻。”“一个向娘子身边长跪，顾不得膝下有黄金；一个为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车前排白刃。”“家将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赘婿之惧内可知；新娘听丈夫，而不听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单身入赘，赠嫁的只有赵子龙；今日两口回门，送亲的却是周公瑾。”“化难生恩的刘备，阡干贯索，翻成天喜红鸾；弄巧成拙的周郎，阳错阴差，引出丧门吊客。”此数联俱绝倒。^④

这些评点虽不同于一般的评论，带有明显的逞才使性的个人趣味，但又是对小说描写有感而发的，其中包含了对小说情节、人物的一些看法，对读者也有一定的启发。

总的来看，与体验性、互文性、寓言性评点相比，游戏性评点确实更加

① 参见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页。

②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3页。

③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5页。

④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6~677页。

自由随意，这是由古代小说文体自身具有的随意性特点决定的。游戏性评点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小说的娱乐功能。如果这种释放没有完全背离小说文本的描写，其合理性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五、余论：发散思维的批评传统与理论意义

实际上，发散思维在古代小说评点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学批评中时常可见。以金圣叹为例，他在《杜诗解》中及在评点《唐才子诗》《西厢记》时，便常以发散思维展现其对文本的灵活眼光和对读者的多元化引导。

《杜诗解》卷2选了杜甫的《早起》诗，金圣叹在评点时认为“题最伤心”，并且写了一大段小品文式的文字，就“早起”大发议论。原文较长，节引如下：“世间惟痴肥公子，夜饮朝眠，其他无一人不欲早起者……无奈许身太愚，为计太拙……世既弃我，我亦弃世……左计不成，右计不就，耿耿不寐……致令早起绝少……自叹二十年来昏昏醉梦，未知何时得早起也。”^①这一段文字反杜诗“春来常早起”之意而用之，正属于前文所谓体验性评点的范畴，评点者将其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融入诗歌的情景，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

在《西厢记》卷5评及“你休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问大师真个用咱也不用咱”时，金圣叹批道：

如此跳脱之笔，使人失惊。○记圣叹最幼时，读《论语》至“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见下文忽接云：“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不觉失惊吐舌，蒙师怪之，至与之夏楚。今日又见此文，便与大圣人一样笔势跳脱，《西厢》真奇书也！^②

这一互文性评点将戏曲比附《论语》，思维确实“跳脱”，而这正是金圣叹通过相关文本的对读，为揭示《西厢记》的创作特点提供的一种更宽广的语境。有趣的是，在后面他又引佛理称：“大圣人之宝书，固不可作佳句读哉。须是圣叹恶习，切勿学也！”^③然而，所谓“圣叹恶习”，正说明此种评点实为其惯用的理论思路。因此，在《西厢记》四之二《拷艳》中，老夫人对张生说：“只是俺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得官呵，来见我；剥落呵，休来见我。”张生有“谁能够”之叹，金圣叹评

① 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702页。

② 参见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48页。

③ 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48页。

点道：“只三个字，便抵一大篇《感士不遇赋》。”^①这种利用经典文本的互文性评点，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悲慨。

在评点杜甫的《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时，金圣叹强调“通篇是‘书怀’二字，借雨寓言耳”，并特别指出前四句写雷雨“何等声势”“何等凌虐”，蕴含了“小人胡可使得志耶”的意思。^②这一解读显然偏离了原诗本来的寓意，是把作出寓言性评点当作一种阅读习惯带来的结果。

至于游戏性评点，在金圣叹的诗文戏曲评点中更是随处可见，特别突出的是他在评点《西厢记》四之二《拷艳》前，有很长一段总评，称“因读《西厢》至《拷艳》一篇，见红娘口中作如许快文”，回忆曾与好友王斫山聊及种种快事，如“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之类。在后文评点红娘在老夫人面前伶牙俐齿的辩驳时，金圣叹又评点道：“快然泻出，更无留难。人若胸膈有疾，只须朗吟《拷艳》十过，便当开豁清利，永无宿物。”^③这一评点虽无关情节人物的具体分析，但提炼出痛快淋漓的精神气质，使读者感受到评点者的自得其乐，体验剧情的审美快感。

上述事实表明，发散思维在各体文学的评论中均可运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古代文论的一个基本特点。无论是基于个人生活经历的感性评点，还是自由比附的互文性评点；无论是曲为之说的寓言化引申，还是可发一噱的游戏性随感体验：这些评论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拘泥于对文本就事论事的解读，而是追求更为深邃、多元的阐释。其最大的理论价值在于超越了单线的、平面的、浅显的思维模式，突破了文本阐释的固定框架，在面对情节、人物时，展现出更具灵活性、多元性和层次感的接受视野与解读方式。显然，这样的评论方式对评论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既要具备相应的文学知识背景，又要拥有个性化的眼光，还要具有随机应变、了无挂碍的机智。由此得出的看法虽未必是真理，却应当是有启发性的。在不同类型的评点引导下，读者并未远离文本，而是以文本为思想原点，获得更为丰富的精神享受。小说的文体自由性则使这种发散思维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不断彰显古代小说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与阐释可能。

① 参见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6页。
② 参见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25～626页。
③ 参见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3～1057、1063页。

不言而喻，发散思维的上述理论价值是就总体而非特定的文学评论而言的。从古代小说评点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虽然可以对其类别做如上的区分，但是这种分类法本身并不能构成严密的理论形态。要从古代小说评点的基本特点去把握发散思维的理论价值，这一基本特点就是始终以文本为中心、以“读法”为枢纽。读者能否从评点中得到某种启发，依然要基于其对与评点相对应的小说文本的切身感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古代小说的文体具有多面性，评点者加批施评的角度也是灵活多样的。以《红楼梦》第16回有关秦钟之死的描写为例，作者叙述道：“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对此，庚辰本有眉批指出：

《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①

这一评点着眼的是《红楼梦》的游戏笔墨。但是，戚序本在这一回后有一条较长的总评，以颇为严肃的口吻揭示了文本的寓意：

大凡有势者未尝有意欺人。然群小蜂起，浸润左右，伏首下气，奴颜婢膝，或激或顺，不计事之可否，以要一时之利。有势者自任豪爽。斗露才华，未审利害，高下其手，偶有成就，一试再试，习以为常，则物理人情皆所不论。又财货丰馀，衣食无忧，则所乐者必旷世所无。要其必获，一笑百万，是所不惜。其不知排场已立，收敛实难，从此勉强，至成蹇窘。时衰运败，百计颠翻。昔年豪爽，今朝指背。此千古英雄同一慨叹者。大抵作者发大慈大悲愿，欲诸公开巨眼，得见毫微，塞本穷源，以成无碍极乐之至意也。^②

这一回的情节未必能引出如此深刻的思想主题，但这样的阐发又非空穴来风。阅读是自由的，评论是开放的。针对文本中的相关描写，或欣赏其游戏之趣，或发挥其情理价值，评者不妨各抒己见，读者也可各取所需。评点之于小说作品，既是随机而发的，又是浑然一体的，各种类型的评点相互生发，与更具针对性、本体性的内涵式评点相映成趣，共同营造了一个开合自如的阅读语境。这正是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参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②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